

阿伯家的竹园

□毕勤

我的乡下亲着蕴华阿伯家的屋后，蓄有一片青翠欲滴的大竹园。对我这样一个小镇老街原住民说来，阿伯家的竹园，堪比刘姥姥眼中的大观园，处处新奇，样样好看。我每次去阿伯家走亲眷，都会把竹园看个透，听阿伯把竹园里的故事说个够。

一到乡下，我便迫不及待地钻进竹园。我把竹子当老友，与它热情地握手，握过一根换一根。我将脸面贴紧竹子，嗅闻竹子的清香，体验它们青绿肌肤的清爽与凉快。夜晚，我宿于竹园旁的厢房里。卧榻之侧，竹子陪我酣睡。有风吹过，我能听清竹子们的窃窃私语。疑是民间疾苦声？不，那是当年板桥先生忧国忧民的感叹。而我听到的，分明是竹子们感恩乡民抚育照料的欢歌笑语。与竹园同在，白天，我要得畅快；晚上，我睡得香甜。

阿伯家的竹园正值壮年，活力非凡。尤其是春天，竹园更是有着使不完的力气，竹笋们发疯似地涌出地面。春笋萌发的夜晚，甚至可以听到竹笋快速生长的“沙沙”声。阿伯说起一件趣事：一个春夜，她睡觉时惊觉身下有异物凸起，掀开棉胎查看，一只竹笋正紧顶着床垫。阿伯乐了：调皮的竹笋，玩笑开大啦。早年，农宅大都是草屋面，单吊墙。无坚不摧的竹鞭穿墙破壁把竹笋送进屋去，轻而易举。因而，农宅室内出笋是常有的事，但床底下也窜出竹笋来，十分罕见。

阿伯家的祖上曾经阔过，因此，传给后代的竹园很大。举目望去，竹园深处黑影幢幢。竹园里数麻雀最多。蕴华阿伯说，一到黄昏，麻雀一群群地往竹园里飞，它们每天都在竹园里过夜。栖息于竹枝间的麻雀过多时，能

让竹子微微弯腰，时不时地点头。这时，你若摇晃竹子，随着“砰”的一声响，受惊的麻雀瞬间便飞出一大片。不过，待到危机过去，它们又会飞回竹园，续接美梦。俗话说“麻雀往莽（茂密）竹园里飞”，千真万确。

竹园里蛇也多。阿伯告诉我，夏秋时节，她家的竹园里可以见到一条条蛇盘踞在竹枝上，纹丝不动。阿伯说蛇是在吹风凉。我却认定，它们蛰伏于竹枝间，是在狩猎。可怜竹园里众多鸟雀，都是蛇的美食。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听见鸟雀发出凄厉的叫声，那就是蛇捕猎得手了，我只能为无辜遇害的鸟儿深深地叹一口气。其实，蛇也胆小。它若赖在竹枝上不肯走，那就用棍子敲竹子，来个打竹惊蛇，逼它逃遁。每见有顽童想溜进竹园，阿伯都会呼叫：“勳进去，竹园里有蛇。”孩儿吓

得扭头便逃。她说，她家每年都要请捉蛇叫花子帮忙捉蛇。蛇捕鸟，人捉蛇，端的是“蜜蜂叮癩痢，癩痢背洋枪，洋枪打老虎 ……”一物降一物，妙不可言。

在阿伯眼里，她家的竹园懂得疼人，会庇护人。赤日炎炎的季节，生产队里召开社员大会，阿伯家的竹园就是绿色会场。大竹园仿佛功率超强的中央空调，将竹园内外调节得凉意盎然。仅仅在竹子疏朗处，便能分散容纳50余名参会社员。其间，到会社员有的坐在小板凳上，一心赶做针线活，两耳兼听队长话；有的背靠竹子或吸烟，或闭目养神，但耳朵没敢懈怠 ……大竹园驱散了酷热，让大伙既来开会，也来享福。因而，到会社员中，自始至终没一人滑脚开溜。忽然想起文友徐兄说过，乡间若有水牛发飙追人，人往竹园里跑可保无虞。想来也

是。人身单薄，拨开竹子挤进竹园不费力气；水牛身躯庞大，要想钻进竹园阻力重重。何况，阿伯家大竹园里的竹子根根粗壮挺拔，有千军万马的气势，足以令水牛望而却步。竹园端的能庇护人。

竹园是蕴华阿伯心中的摇钱树。开春，她掘竹笋提篮小卖。夏秋季，她砍老竹成捆地卖给供销社。柴米油盐酱醋茶因此有了着落。她家竹园生产篾竹。宅上村民打篾席需要竹子劈篾片，阿伯都会慷慨送竹。阿伯说：“屋里有个大竹园，男囡头即使长得难看，女方也肯嫁人。”她的话，我信。

今天，我在自家院子里植竹一盆。盆竹虽小，也出竹笋，也随风摇曳，翠绿满目。

我把阿伯家的大竹园浓缩在了庭院里。

寻觅岁月深处的乡土记忆

——读龚金明《樟木抽屉》(组诗)有感

□吴宗云

读太仓诗人龚金明的《樟木抽屉》(组诗)，我们仿佛穿越时光隧道，踏入一座被岁月浸润的古老村落：算盘珠的圆润光泽里藏着农耕文明的密码，樟木抽屉的铜拉手在时光中氧化出温暖的光泽，老木椅的木纹里沉淀着光阴的故事，稻穗上凝结着乡愁的露珠……每一件物品，每一处细节都浸透着诗人对故土的深情凝望。八首诗如八扇雕花木窗，推开即见斑驳光影，每一帧画面都饱含着对乡土的深深眷恋。

组诗以“樟木抽屉”为精神锚点，将算盘、柅子花、木椅、芦花草鞋、竹篾器、老屋、稻草人等日常物象与场景编织成一张绵密的记忆之网，打捞起那些激发和涵养诗人才情的美好时光。

物象的诗性：在传统与现代的缝隙中凝望

《算盘与柅子花》中，井水擦拭的桌面与花窗梳理的光影，勾勒出农耕文明的静谧日常。圆润黑亮的算珠在经年累月的拨打中获得了旧帐本的包浆，寓意农耕历史的深厚积淀与智慧的代代传承；而柅子花的芬芳则代表了对故乡往昔岁月的温柔追忆。“那个挟着口诀远行的孩子，明天会不会返乡”的问讯，则溢出游子对故乡与传统的复杂情感。诗人以物为镜，映照出传统与现代的微妙张力。

《樟木抽屉》则以木纹为经，光阴为纬，将抽屉的开合声与老屋的呼吸声融为一体。铜拉手的温度、光影的游移、绣花手绢的卡顿，这些细节在诗行间流淌，让抽屉成为装载记忆的容器：“开启的时候，是有人在默默翻检心中的江山”“合着的时候，是在沉睡或沉默”。抽屉的虚实之境，映射诗人对过往的执念与超然……物象在诗行间游走，承载着诗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

手工艺的温度：在消逝的物件中寻找匠心

《我有一架木椅》以榫卯的关节为喻，将木椅的松动与木匠的离世编织成传统手工艺难逃最终消亡命运的隐喻。诗人拒绝用钉子“刺”入木头，实则是拒绝以粗暴的方式修补时光的裂痕，也是对传统工艺的尊重与对自然材质的敬畏。老木椅承载的不仅是记忆的重量，更是对传统手工艺的虔诚守护——当猫的爪印与落叶的窸窣成为它的新刻度，我们听见的不仅是木头的呼吸，更是文明传承的脉搏，木椅的“呼吸”将无生命体拟人化，强化其作为记忆载体的灵性。

《芦花草鞋》与《竹篾器》则以更强烈的意象，勾勒出农耕文明的坚韧与脆弱。芦花的“蓬勃”与稻草的“柔韧”交织出农人的坚韧与希望，诗人在用“冬天编芦花草鞋的手，也是点着灶膛火苗的手，一次次撷起三个孩子的手”的诗句讴歌母亲的勤劳和伟大之后，让“芦花草鞋，从穷人的脚下消失，点缀在农耕文化博物馆的墙上”，又笔锋一转：风雪之夜，博物馆里的芦花草鞋“偷偷下墙，整夜独自行走”，以夸张的脚印完成对土地的朝圣。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触，让消逝的技艺在诗中重获新生。《竹篾器》一诗则充满哲理：竹刀剖开的不仅是青竹的躯体，更是将疼痛升华为“自愈”的艺术，让粗糙的手掌与锐利的锋芒达成永恒的默契，让后人依然可以从悬挂的竹篾器的灵魂中，感受到那永不消逝的匠心。

乡愁的驿站：在时空的褶皱里安放游子的归心

《张记米行》以吴塘河畔的缆船石为坐标，勾勒出一个家族与一座小镇的兴衰史。米行的没落与张家小姐的走失，石臼中的“米舍利”与秧田里的白花花稻穗，构成时空的环形叙事。诗人以孩童视角的天真联想(“老陈武装牙齿吃空米行”)消解历史的沉重，却在结尾让老母亲以拐杖指点新秧田，暗示着记忆与现实的共生。

《老屋》与《稻草人》则将乡愁具象为可触的场景：老屋门窗的缝隙被秋风与目光双重“挤宽”，蟋蟀在尘埃中纺织时间；而“破败不堪”的稻草人在田野的坚守，与城市公园里“光鲜艳丽，质地细腻”的“假稻草人”形成尖锐对比。这种空间的并置，让乡愁不再是单向的怀旧，而成为对现代性困境的诘问。

回望：在诗篇中寻找失落的过往

作为龚金明的大学同窗，重读这些诗作，依稀又见那个在操场漫步、畅谈诗梦的热血青年。犹记毕业时他写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的赠言：“让永远的女神引领我们前行！”这一隐喻如今已化作他诗行中永不熄灭的火种。而我，却在现实的泥沼中将诗心磨钝。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龚兄的诗心依然如吴塘河的夜鸟，在算珠的清脆声中飞翔。他的诗不单是个人记忆的存档，更是为正在消逝的乡土文明立碑。当我们在钢筋森林中焦虑失语时，他却以木纹的肌理、稻草的呼吸，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向精神原乡的窗。

结语：在诗意的还乡中让消逝重生

《樟木抽屉》组诗如同诗人精心打磨的樟木箱，将散落的乡愁、手工艺、记忆与哲思妥帖收纳。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诗意不在远方，而在对日常的凝视中——木纹的走向里藏着时间的密码，稻草人的破布条仍在风中书写未完的寓言。诗人以诗为舟，载我们溯游回乡，让那些即将消逝的物象与记忆，在语言的琥珀中永远鲜活。期待他继续以诗心为犁，深耕这片丰饶的文学故土。

我们

□林火火

我在山下
与一棵开满黄花的树对视
它在百米之外
一次次探出树林
与我相见

我远道而来
我们都远道而来
从未被想起
却又像
纠缠过千年

你的根部，是座没有具名的土堆
蒿草饥瘦，你却绽放得肆意
如月色中独自晒出的心思
在黄土之上，在黄土之下
风干后又潮湿

我把肉身再次种下
而你变成种子死而复生
我们生生不息
我们相互回避、对峙，又相互更替
我们就是我，帮刚刚哭过的自己
取出眼中的一小粒沙子

所有

□薛诗虞

所有的江水遑遑不止
为何你此时凝滞不前
所有撒出的硬币在江底沉眠
为何你在空中眨眼
所有锣鼓虎啸龙吟
为何你缄默不语
所有芦苇低头哀悼
为何你挽留焚烧的浓烟
所有香灰落在衣袖
为何烫穿、裸露我的灵魂
所有呓语藏在枕芯
为何梦随风而逝
所有弹珠销声匿迹
为何我会在十年后的床底发现
所有的光照安慰阳台
那个与他房间相邻的地方
洗衣液的气味
变得温驯
缠绕着我
和所有的所有

浣溪沙·阡北村油菜花

□胡俊

满目金黄阡北村，桃花未净菜花新。芳华秀色醉流云。
舞尽东风春已老，淡烟香霭远如尘。于无声处最销魂。



菜花开了(油画) □赵炎 画

寻味清明

□金心

每到清明这个慎终追远的日子，“荣儿馍，刺蓊面与青团”这三味风格迥异的美食，就随着味蕾储藏的记忆“联袂”而来，像在舌尖奏响了三种不同的曲调，袅袅音符里，一幕幕往昔过清明的场景缓缓浮现于眼前……

时光的那头，母亲总像雕琢工艺品般，十八般工具全使上，把一个个面团揉搓扭捏，在滴溜溜圆的白馒头里裹上鸡蛋，馍顶盘一条小蛇。我询问缘由，母亲便把从祖辈那里听来的“介子推割肉啖君，晋文公纵火逼山”的寒食节典故说与我听。真是“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相传介子推被烧死的那棵柳树树上还盘着一条蛇。家乡人将极具灵性的蛇称为“小龙”，方言将龙读做rong（荣），所以清明

祭祖必蒸的上坟馍，便叫荣儿馍。而位居笼屉当中的大馍，则叫“老窝”，母亲会精心用黑、白两色面，做一个撒入椒叶葱盐的油芯包裹其中，给馍上盘一条大蛇，四周小蛇缠绕，再嵌几粒红枣。儿时听四爷爷说，上坟供大馍，是希望祖先佑佑后代兴旺顺遂，儿孙满堂。

当年与我们同住一个家属院的郝姨是陕西东府一带人，每到清明，郝姨就邀母亲一起挎篮执铲，去厂外田畝埂坎，采摘鲜嫩的刺蓊尖。淘洗干净焯水煮烂，与面粉揉在一起，那醒好的面团光滑碧翠绿，望之秀色可人。用擀面杖三抻四推，就擀成了一块薄如锦缎的绿面片。郝姨最擅长刀劈面，“毗溜”一刀刀劈下去，撩起抖撒，宛若“万条垂下绿

丝绦”。下到锅里，绿丝翻滚，盛盘凉拌，绿莹莹清新养眼。挑箸翻搅间，麦香挟着野蔬香，入口劲道滑溜，极为鲜美。郝姨说这是她家乡清明祭祖必做的面，上坟路上，乡邻们肩扛铁锨，拿着白酒、黄表纸，将刺蓊面摆放于盘中，用红绸布包裹着系好拎起，那份肃穆庄严满含对祖宗的敬畏之情。

二十多年前从家乡西北来到太仓，方知这里清明所食是盈亮如玉的青团。每年清明，邻居阿青都会送我几枚她亲手制作的青团，她这手艺传承于她的巧厨娘妈妈。有次特邀我当场“观摩”：只见她将艾草嫩叶洗净焯水，其制作过程正如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所说：“捣青草为汁，和粉作团，色如碧玉。”那雪

白的糯米粉与绿菜汁的完美融合，让我悠然间想起作家刘学刚的一番描述：“那可是白面书生遇见青衣女子，洁净晴朗。”阿青将蒸好的团子摆放于白骨瓷盘中，美如珠宝，泛着光泽。夹起一枚草莓味的轻咬一口，米香草香挟着果香，甜而不腻、绵糯糯滑。

清明正是一年中心惠风和畅，草木与庄稼蓬勃生长之时。生命无根不旺，每到清明祭祖踏青之时，用最富生命之色的“青”，加上从古至今遗留的风俗，于是，这清明美食便被赋予了文化内涵。每一味祭祀食物里，都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纽带，让我们与先祖的血脉紧密相连，也让一种庄严神圣的仪式代代相传。

樟木抽屉（外一首）

□龚金明

樟木刨纹尚留余香。
木头磨合木头，开合声
小于户牖，但都是老屋声线的一部分。
铜拉手越亮，越有金属的温度。
格子窗让进来的光，午后
落在抽屉上。光
有移步换景的习惯，稍后还会
落到雕花床沿。

合着的时候，是在沉睡或沉默，
方形空间实诚、安静。
开启的时候，是有人在默默翻检
心中的江山。
其实也装不下多少实物，
更多的时候，是心挤占了空间，
——正如外面的江山。

如果一定要回忆，就是
藏绣花手绢的那次，关了几次，
总是卡。
找一封旧书信的那次，
拉起来有点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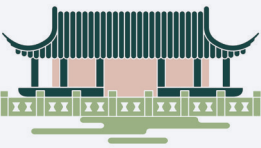
井水抹过的桌面清新如晨，
花窗正一步步梳理光影。

数字如芝麻，
先生说：心再静点，就能两清。

《难得糊涂》匾下，有黄酒佳酿。
口诀如咒，夜鸟从吴塘河飞过，
算珠愈发圆润、黑亮，
它们获得了旧账本的包浆。

七月，露珠在稻尖歇脚。
算盘累了也要上墙，它
放下弹跳，与墙上的主人一样，
有顺从之美。

窗下，柅子花又香。
那个挟着口诀远行的孩子，明天
会不会返乡。



墨 | 妙亭

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